

# 夢新淮沫河

短篇小說集

周法之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796197

# 河 沫 淮 断 梦

周法之 著



8.3880.VI  
号 IS4080 章

（号 08 街西城市林普味印）并献出列人主：露内 出 出  
印公姻直隔明微艺市京北：隔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7813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断淮沭河/周法之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6

ISBN7 - 204 - 07438 - 6

I. 梦… II. 周… III. 梦断淮沭河 IV. G6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421 号

书 名：梦断淮沭河

---

作 者：周法之

责任编辑：乌 恩

出 版 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市城西街 20 号）

发 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850 × 1168

开 本：1/32

印 张：14.5

字 数：360 千字

印 数：1—2000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204 - 07438 - 6/G · 1758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 序

我认识法之先生时间并不长，是我的好友浦玉龙先生引见，因为我们对文学都有爱好和痴迷。在谈吐中，法之先生的认识和见解，都是言之有理，出口不凡，他的为人就给我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

他曾多次和朋友出过合集，这次想出一部专著，请我帮忙，并托我为他这部专著《梦断淮沭河》短篇小说选集写序，我见他心诚，就欣然接受了。我全面流览了他的短篇小说选集，一百三十篇文章，他的人物，他的情节，结构的安排，语言的生动，都使我耳目一新，感悟至深。一幅幅淮沭河畔风景画，呼之欲出，战天斗地的英雄儿女们。使我感到只有文学才会有这样的魔力，它不仅让一个人会理性地感知这个世界，还可以让一个人能够成为文学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读了《梦断淮沭河》后，我从书中看到的是一种文学的灵光。

法之先生的为文像他的为人一样质朴、坦诚、阳光、磊落。小说取材于农村人和事，扣人心弦，给人思考和启迪。写作方法上充盈着艺术色彩的虚构，也有是真人真事的加工，字里行间，激情如潮，留下文学的足迹。

法之先生，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出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大专文化，从过教，任过完中校长，任过乡长，区县文化局副局长等职。由于勤奋好学，不断吮吸着文学的营养。工作出

## 序

色，不断有文学作品见诸报端。

家乡的巨变，在《梦断淮沐河》集子里都有鲜明的印痕。法之先生是勤奋的，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他用笔探求着洪泽湖畔过去苍桑的岁月，也用笔描绘现代人杰地灵的新生活，与广大干群同呼吸共命运，他才思敏捷，善于思考，有感而发。经年累月，集腋成裘，竟有这厚厚的近三十万字的收获。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从佛教的祥机里，我们能悟到生命的哲理和真谛；从一个人的经历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时代的风雨。这部集子里的诸多篇章，虽朴实无华，不尚雕琢，我们也能看到不时在迸射出一种力量，一种积极向上的脉动，一腔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一束面对时代变革而经过思索后闪光的火花。可以说，《梦断淮沐河》浓缩着淮沐河两岸英雄人民的奋斗历程。

对于法之先生，在文学园地里又取得的新成果，我由衷地表示祝贺。当今社会，商风日渐，文学土壤多有流失，而法之先生却矢志笔耕，痴情文学，对文学有所张扬创造。此举不仅是志趣所在，也是生命历程中的寄托与给养所在。已经融于血液的情愫，是和灵魂休戚与共的。

我也相信法之先生能够在未来岁月里，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也希望广大读者，爱读《梦断淮沐河》短篇小说选集。是为序。

耿兆苏

2008年6月于淮阴师院寓所

(注：序作者系当代作家、国际儒商联合会副会长)

## 目 录

(88)	.....	.....
(78)	.....	.....
(68)	.....	.....
(88)	.....	.....
(801)	.....	.....
(701)	.....	.....
(011)	.....	.....
权力	.....	(1)
警界线	.....	(4)
王二妈	.....	(10)
大嫂的专权	.....	(14)
打赌	.....	(19)
财务科长进菜馆	.....	(23)
她心中潇洒的男人	.....	(26)
富贵不思淫	.....	(30)
组长婆	.....	(33)
对门	.....	(38)
买礼品	.....	(41)
写总结	.....	(49)
推迟会期	.....	(56)
张书记的视察	.....	(59)
神奇的玩艺	.....	(63)
找出路	.....	(67)
清官被捕	.....	(70)
招待风波	.....	(73)
铁树病了	.....	(76)
妈妈的一件破衬衣	.....	(79)

## 目 录

棺材脸 .....	(83)
老所长 .....	(87)
盼儿迷 .....	(90)
在爸爸的墓前 ——清明祭扫 .....	(98)
臭嘴老宋 .....	(102)
献粮 .....	(107)
猪肉片上的印章 .....	(110)
钟声 .....	(113)
女司机 .....	(115)
燕子回来了 .....	(120)
绝地 .....	(123)
微笑的月亮 .....	(127)
飞来之福 .....	(129)
女男子 .....	(132)
派挂历 .....	(136)
同事的婚恋 .....	(139)
刘大爷离村 .....	(142)
美好的回味 .....	(145)
我没时间 .....	(149)
民办教师许校长 .....	(154)
断烟 .....	(157)
相聚 .....	(161)
渔塘 .....	(164)
首席首位 .....	(169)
接孩缘 .....	(173)
倒垃圾的故事 .....	(177)
小偷 .....	(181)

## 目 录

信任	(183)
吵架迷	(186)
卖茶女	(192)
老太太和小花猫	(196)
选书记	(200)
紫砂壶	(203)
灌溉渠的移向	(206)
和谐家庭	(210)
两瓶清水	(213)
拐磨拐	(216)
乘客	(218)
同车	(220)
落选	(223)
吃羊肉串	(227)
星期天的阅览室	(231)
茶具	(234)
挽救	(237)
小店的兴衰	(240)
都对哥	(244)
买台扇	(249)
车祸	(252)
忠实的门卫	(256)
访灾趣闻	(259)
放鹅恋	(262)
赌咒	(266)
卖服装	(269)
小如意	(272)
看蓝天	(274)

## 目 录

两间草房	(276)
乞丐夫妻	(278)
走自己的路	(282)
拦路抢劫	(285)
一封不该出现的人民来信	(288)
老欧的爱情观	(293)
拾破烂的老人	(299)
顽皮的学生	(302)
择婿	(305)
试渠	(308)
小提包	(312)
失意者	(315)
电话里的笑声	(318)
不孝子	(321)
多情	(324)
骨灰盒	(327)
谁当厂长	(329)
酒鬼	(331)
求上帝治病	(334)
撒药	(339)
藻泽塘的承包	(343)
别了,老锄头	(346)
残忍的记工	(348)
在乡政府里	(351)
——乡镇官真忙	(351)
短暂的养牛场	(354)
锻炼	(358)
爱助人的卓三	(361)

## 目 录

修窗户	(364)
铁脚大爷	(367)
她盼他再来	(370)
路大妈要救济	(374)
阿妹不会来了	(378)
女服务员	(382)
戒赌	(385)
库房救火	(389)
积肥迷	(392)
水母娘娘的悲伤	(396)
关魂	
——一个贪污死囚的悔悟	(399)
说不完的烦恼	(403)
错乱的视觉	(408)
一张女人的照片	(411)
母亲病了	(414)
麦田起火	(417)
背气	(420)
洗礼房	(421)
要债	(424)
世间一样的人多着呢	(426)
韩信添坟报恩人	(430)
提拔	(432)
笔试	(435)
第一次笑	(438)
卖麦之后	(439)
暴风雨来临之前	
——抢麦扬	(441)



## 权 力

十一点钟了，弟弟打来电话说，他家来了一位战友，要我马上过去陪客。

我一进屋，只见一个小伙子马上站起来，两手在胸前一合说：“这是大哥吧？我叫吉祥。”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酒桌上，他侃侃而谈，滔滔不绝，酒也喝得干脆痛快，每次喝完酒，杯子里简直像太阳晒的一样干。

我问：“老弟在哪个单位任职？”

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在教育局任书记。”

我一时懵住了，教育局的书记是宋局长兼的么，怎么会是他？于是，我便冒失地说：“你是副书记？”

“他是驾驶员。”弟弟笑着向我解释。

“哦，对对对！管方向的，是正宗的书记。”我恍然大悟。

“大哥，别看我这个‘书记’呀，也是有权的呢！”他说着，还点着头。我和弟弟笑着，还没插话，他又说：“因为，我是领路的人么。”他坦然一笑，十分自豪地说。

“是啊，领路就是大权么。”我附和着。他打开话匣子说：“每次开车出门，我说走哪条路，就走那条路；我说不能走那条路，就不走。哪个地方，我说不能去，就不去。”他站起来做着手势，得意洋洋地看着我说。

“这就是权么。”我随口应着。

“当然啰，有一次，宋局长下乡视察学校，看了两所学校后，还要看第三所时，我说不行，宋局长说再看一所吧，我对他关心地说：‘局长，您够累的了，应该回去休息了。’我把车头一转就

开回来了。宋局长抬眼看看我，二话没说，只好服从。”小吉扬起眉毛一屁股坐到凳子上，拼命地吸上两口烟，慢慢地吐向上空，瞬间屋内出现一根长长的烟柱。

我和弟弟都笑了，说：“小吉这个书记真有权啦！”

他说：“有权！有权！”嘴里说着没邀任何人举杯，自己猛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过了两个多月，弟弟又约我去他家吃晚饭，一到那里又碰见了小吉。他还是那个装束，还是那样爽朗，说话直来直去的。

我开玩笑地问：“小吉，你还是那么用权呀？”

“大哥，那还用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啰。”他还是那样坚信自己，一边说着，一边吸着烟，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重复着他的话。

全屋里一阵哈哈大笑，小吉更是合不拢嘴。笑毕，他又说：

“大哥，不怕你们笑，我在教育局里真有个官呢。”他对着大家，那股认真劲儿，真叫几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

“什么官呀？”几个人齐声问。

“党小组长呗。”他说完，自己也笑了。

“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小组长也是有权的喽。”我怕大家笑话他，顺势帮上一句。

“大哥说对了，上个月，局里召开党小组会。宋局长迟到了，我严肃地批评了他。我想起召开党小组会我组长的权力，便大胆地说：‘以后再开党小组会，任何人不准迟到。’”他越说越来劲，正说着突然站起来，板着面孔，真像当领导的架势。在场的同志都认为小吉的头脑坏了，能这样用权吗？个个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小吉。

“宋局长是什么态度？”我担心地问小吉。

“当时啊，宋局长只是承认错误。他说：‘我迟到是不对的，下次再也不迟到了，同志们不要向我学。’你们看怎么样？”小吉

说完，闭紧嘴，歪着头，斜视着我，意思是说他的权力可不小呢。

我说：“小吉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局长你也敢批评。”凭我的经验真有点为小吉担忧。

“哟！大哥你不是不知道的，召开党小组会，我是领导，宋局长是被领导，按组织原则，他迟到，我组长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他听了我的话，很不服气，满脸都涨红了，面对着我提出反问。

“是呀，可以批评的。但是，小吉同志，你要知道用权是有限度的。”我诚恳地劝着小吉。

可是小吉，又重复着前面他说过的那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理直气壮的，向空中扬一扬右手，说话的声音铿锵有力。看他的态度，我不好再劝下去了。弟弟看到这疆局的场面，立即站起来说：

“请大家举杯，我们为小吉的权力而干杯！”

“好！”大家举起酒杯，杯杯底朝上。

又过了两个多月，我问弟弟：“小吉最近来吗？”

“噢，你问他呀——”弟弟的回答打顿了。

“他怎么了？”我看着弟弟迫不及待地问。

弟弟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他——，已经调到化肥厂，下岗啦！”

“啊！”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发表于《人民文学》2001年第二期（副刊）

## 警 界 线

章局长思虑了多日，还是拿不定主意。今晚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真是越想越可怕。教育局的搬迁，教研室的拆建，人家送的四十万元，只要一暴露，就够坐几年牢的。有些人真是越来越坏，想办成事都要送钱送物。不受吧，人家说你太傻太笨；受吧，现在反腐败那么紧，万一被查出来被判刑，真是不值得。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应该刹车。大的礼不能再受，小便宜问题不大，不讨白不讨，是不是受礼有个限度呢？他越想越无困意，外面的晨鸡已经啼了，他才朦朦胧胧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正是星期六，他召集全家开个小会。章局长踌躇地说：“今天利用休息日，全家开个小会，主要讨论一下受礼的问题。”

儿子坚定地说：“现在反腐败正进入高潮，什么礼都不能受，这么大岁数了。前面的事若暴露出来，您坐牢，我们的脸朝哪儿放，县机关谁不认识我们。”

妻子说：“现在谁不受礼谁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再说，送礼一般都是一个人，谁证明去，两人以上在场的不能受。”

儿媳妇说：“现在市场经济，做什么事都有代价的，不受白不受。人家能受，我们家就不能受呀？难道就我们家正派呀！”

全家主要人物都表示了态，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章局长脑子里乱成麻，他不时用手摸摸脑袋，心里盘算来盘算去，到底该怎么办？

客厅里是一片寂静，各人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章局长半晌才开口，说：“这礼受不好，不受也不好。我有个想法：大便

宜不讨，小便宜讨点也无碍。真的，不讨白不讨。我们自己订个界限吧，超越界线的坚决不受。”

儿媳妇抢着说：“叫警界线。”

“对，叫警界线。”章局长果断地赞同。

“多少是警界线？”妻子问。

“一千元吧，超过一千元纪委要查处的。大家要记住了，反正我多数时间不在家，谁接受人家礼物超过一千元谁负责，我就处理谁。”章局长态度坚定地告诫全家。说完后章局长看看妻子，又说：“你在家时间多，你要坚决执行。”

妻子不满意地回答说：“听到啦！”

儿子愤愤地出去了，孙子嘴里还在背着“警界线。”儿媳妇看着自己的丈夫气走了，自己也默默地出去了。家庭的讨论会就此结束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人送礼来。第二个星期三的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章局长的妻子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张集中学的季主任提着一包东西来找章局长。他自己想当校长，准备向章局长反映现任校长的一些问题。

季主任一进屋就问：“章局长在家吗？”

局长妻子忙跑来说：“局长不在家。”

“章局长不在家，我带点小礼物，请您收下吧。”季主任说。

局长妻子接过东西说：“这东西值不少钱吧？”

季主任说：“不值钱，一点小意思，才七八百元。”

局长妻子一听，认为这是小礼，没超过警界线，于是便说：“噢，谢谢你。他晚上才回来。”

“这样吧，我以前已经跟章局长说过了。请您对章局长说一声，就说张集中学的季主任上午来过了，他就知道了。”

局长妻子回答说：“行。我晚上对他说。”

晚上，章局长回来了，得知此事。因为没有超过警界线，

话没说。

又过了一个星期，赵集中学的王老师想调进县城，又带来了两箱酒，正巧章局长又不在家。

局长妻子说：“你这两箱酒可值钱了。”

王老师说：“一千多块钱，表达小意思。”

局长妻子听说一千多元，这要弄清楚，急忙问王老师：“一千多，多多少？”

王老师说：“没多多少。”

局长妻子认为这也差不多，也就收下了。

晚上，章局长看到这两箱酒，知道这酒较贵，马上问妻子：“这两箱酒多少钱？”

“一千多块吧。”妻子回答。

“多多少？”章局长要具体数字。

“多多少，不知道，王老师说没多多少。”妻子真的不知道，如实回答章局长的问话。

章局长摸起旁边的电话，打通供销商场烟酒柜售货员小朱家的电话，问清这种酒两箱是一千二百元。章局长弄明白酒的真实价格后，“砰”的一声放下电话，狠狠地批评妻子说：“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按规定办事。”

“二百元也不能多呀？”妻子反问章局长一句。

“当然不能多，这是警界线。”章局长坚定地说。

“警界线！是刀呀，就一点也不能多呀？”妻子站起来，把门猛地一关，匆匆出了大门。

章局长跑到门口，狠狠地喊：“你站住！就是不能多，不坚决执行，那我们的警界线，就白订了。”

妻子连头也没回地走了。

第二天，章局长叫来自己的轿车，让妻子去退钱。妻子早饭也没吃，气呼呼地坐上轿车，跑了五十多里路，找到赵集中学的